

雄浑壮丽的戍边心灵史

——先秦边塞诗审美特征欣赏

■阿昕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我们今天谈论边塞诗的蔚然盛大，就要溯源到边塞诗的萌芽——先秦边塞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那个征战频繁、烽火遍野的时代背景下，《诗经》《楚辞》两部大型诗歌总集保存了不少边塞诗歌。作为边塞诗之滥觞，先秦边塞诗中记录的从军出塞、保卫卫边、民族交往或者边塞风情，上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下及报国之心、思乡之情、夫妻之爱、生离之痛和死别之悲，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于诗歌，形成边塞诗的独特魅力。纵观先秦边塞诗内容，体现出三个鲜明的审美特征。

深挚的英雄主义与尚武精神

《诗经》中有不少场面宏大、气势雄壮、感情激昂的边塞诗篇。有描写雄才大略、器宇轩昂的将帅首领，如《常武》描写的周宣王率领军队克敌制胜、胜利归来的场景，塑造了周宣王英明神武的形象，“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后又写道，王师“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威武之气使得“徐方”不战而降。这样强调王道荡荡，王师无敌的边地征战诗歌还有《大明》中季历、文王、武王三代的功业；《六月》《采芣》歌颂周宣王外攘夷狄；《长发》《殷武》赞扬太王伐纣胜利凯旋。这些诗歌用第三者眼光刻画安邦定国的英雄形象，充满着对英雄主义的肯定与崇敬。还有的诗歌塑造斗志昂扬、勇战善战的军人征夫形象，颇具阳刚之美。如《鸛嗟》生动刻画了一个少年勇士形象，积极肯定了他的立功精神。“鸛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收获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老舍的很多部作品都被奉为经典，创作于1944—1948年间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也是老舍小说中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全书近百万字，共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小说凭借细腻周到的世态人情、尖锐深刻的文化批判、鲜活生动的战时众生相，以及语言艺术上的深厚造诣，成为老舍小说创作中的高峰。

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居住在北平胡同里的那些居民的生活和斗争，主要描写了北平沦陷后“小羊圈胡同”祁家祖孙四代各色人物的生死存亡、荣辱浮沉为主线，主辅结合，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映了抗战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惶恐不安的矛盾心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

回望壮阔史诗

■廖睿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书，以翔实可靠的档案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史料为依据，吸收史学界长征研究的最新成果，再现了这场世界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远征。全书史实丰富，点评精当，文字优美，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是一部宣传长征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图书。书中讲述的一个个长征故事，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长征精神的真谛和本质，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党旗飘飘》

铭记峥嵘岁月

■黄辛舟

《党旗飘飘》（台海出版社）一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学习读本。书中明确

深切的疼痛之思和悲悯情怀

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踰兮，射则臧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他不仅身姿健美、武艺高超，还可在战场御敌，是一个好战尚武的男儿形象。《伯兮》一诗虽为思妇口吻，但开篇“伯兮殁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寥寥数语便道出国出征的勇士是国之英雄的气概。这些通过战争投射在勇士身上维护家国而出征边地的强烈荣誉感和道德意识，朴素而又真挚。

除了个体军人的英武形象，《诗经》中还有描写同仇敌忾的将士群像。在《无衣》中反复咏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秦国军士群体意气昂扬的精神面貌和作战心理跃然纸上，表现了整个战斗集团的高昂士气。战士们磨剑擦枪，修理检查“戈矛”“矛戟”和“甲兵”，积极备战、义无反顾，同时又发誓“同仇”“偕作”“偕行”，彰显着同生共死的慷慨无畏。《采薇》中“戎车既驾，四牡业业”“驾彼四牡，四牡骎骎”“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车前佩戴装饰的战马训练有素、高大威风。这首诗不着笔墨于战事进程和战斗场面，而是重点渲染了战前气氛和战场布置。如此细节的描写还有《六月》中“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写出征队伍威武勇豪，字字句句彰显着军团的昂然之气。诞生于战国时期的《楚辞》中，唯一一篇描述战争的诗歌《国殇》亦有一往无前的英雄之争。“蔽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殒兮右刃伤。霾两轮兮斃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描画了一幅动静结合的作战画面，整装待发的军队中庄严肃穆的将士视死如归，其勇武，其悲壮，其所包含的对英雄主义的深情赞美不言自明。

抗战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陈浩

态，展现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自我觉醒的历程和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

《四世同堂》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为作品赋予了旺盛的生命力。

小说的灵魂人物祁瑞宣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对象。他是祁家的长房长孙，在他的身上有着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共性，也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真实缩影。祁瑞宣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深厚的传统观念，承担着全家生活的重任与希望。在时代的背景下，祁瑞宣作为长房长孙努力地尽着孝道；同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渴望杀敌，做到为国尽忠。这体现了他思想上的

提出了我国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自身建设的具体要求，科学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是我们党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益探索和展示，为广大读者准确把握我国社会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

《铁的新四军》

阐释精神特质

■王泉

《铁的新四军——新四军铁军特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紧扣新四军坚持在华中敌后英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辉煌战绩、新四军自身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实际，真实反映了新四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坚持抗战，不断壮大并走向胜利的峥嵘岁月，对新四军铁军的精神特质作了深刻阐述，对新四军铁军精神的历史地位、伟大意义、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作了高度凝练。该书不仅是一部关于铁军精神研究的理论专著，也是一部可信可读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

袭着将士的神经，让他无法安睡。

先秦边塞诗除了不少身在征途的篇目，还有如《东山》这样描写归乡途中征夫的诗句。这位士卒先是表达征戍在外、对归乡早已不抱希望，不料却有了回家的机会。这个心理描写正反映了人民对于战争的复杂心情。归乡后，他却看到“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叮嚀鹿场，熠耀宵行”，一个破败、困窘的家乡。还有《东方未明》中的“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祈父》中的“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扬之水》中的“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等，这些征夫、士卒在战斗、行军、屯守中的艰难困顿透露出边地人的苦楚。作者们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切身体会他们的痛苦，通过诗句表达了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和悲悯。

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忠义品格

以悲愤苍生为所念，以兼济天下为所求，是中华民族长久形成的集体精神文化。无论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对社会大众生存困境的忧心，还是对自身处境与前程的焦虑，在战乱频发的先秦，人们的生存状态、情感体验和生活理想投射于边塞诗中，便突出地呈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清人》讲述了夷狄入侵卫国，清邑之地的“骞介旁旁”“骞介麋鹿”“骞介陶陶”，骞马披甲好不威风，如箭在弓上引而待发。可本应展开积极防御的清邑将士却由于统治者不作为，在备战期间任由马儿“翱翔”“逍遥”，致使拥有强壮战马和坚固军械的军队一击即倒、溃不成军。全篇没有一句描写作者担忧，但全篇都是暗喻。通过含蓄的讽刺抨击统治者贪图安逸，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忧心。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桑柔》，诗歌云“四牡骎骎，旌旗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

斯频”，心思细敏的诗人看到眼前乱离的社会状况，深深担忧国之时运。

还有一些诗歌以第一人称内观或第三人称旁观普通将士。《出车》塑造了一位将领，他担负平乱重任却不同于先秦边塞诗中的其他军事统帅那般高大英勇、意气风发，他的出发是忧心忡忡的。边情紧急，他受命集结军队，可他只看到“彼旗旒斯，胡不旆旆”，只感觉“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战旗低垂，战士憔悴，不见威武之师的作战姿态。作战时，他又发出“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的感慨，对战事未果的焦心、对国事多难的忧患，让他发自肺腑地表达出对父母和国家的深情眷恋。《采芣》也写军人个体，诗中写了一个士兵年少时离家征戍，迟暮之年才得以归乡。在迢迢归路上，他腹中又饥又渴，加之“忧心烈烈”，发出“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慨叹。这样的忧患之下，即便是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依然担心未来的日子没有安宁。在《北山》中，以第一人称写下“四牡彭彭，王事靡盬。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他到处奔波，“朝夕从事”，经营四方，军旅生涯却只有劳苦。他发出“王事靡盬，忧我父母”的长叹，不能侍奉父母的愤懑刺激他为自己不公平的地位鸣冤。反观上层人士，或“燕燕居息”或“息偃在床”，他由愤懑转忧患，对国家的未来生出不安之情。

《国殇》的作者屈原是古今熟知的忠义之臣，他声声所念的均是忧国忧民。屈原作《国殇》前目睹了秦楚之战中将士裹尸疆场，他悲愤不已，将情绪灌注到《国殇》中，直击战争场面。《国殇》之所以成就不朽价值，根本原因不仅是惨烈的战争描写，更多源自屈原传达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所举之例，我们可发现，无论情绪上是不满、义愤或忧虑，大至军队集团，小到普通士卒，他们出征的行动都坚决听令而行。这种脚下为家国奔波，心中怀大爱大情的忧患之心，正体现出将士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忠义品格。

先秦时代，因还未出现专门的文人“歌其事”，边塞诗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征戍将士以及知识精英。恰仰赖于此，他们的情绪郁于胸中，不得不发，才呈现出先秦边塞诗情感丰富、特色鲜明、角度多样的纷呈之态，匡助先秦边塞诗成为中国古代军旅文学史中光辉灿烂的第一篇章，为后世边塞诗的盛世华章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她养活子女、孝敬公婆，为了生计吃尽了苦头。在老舍先生笔下，韵梅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爱憎分明的性格、奉献牺牲的精神，使韵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中国女性形象的代表。

老舍不仅在作品中描绘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形象，还精细塑造了一群令人作呕的反面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祁瑞全、蓝东阳、冠晓荷是一群生活在这时期的小人物，他们的骨子中透着一股趋炎附势、苟且偷生的气息，暴露出他们可叹、可悲又可怜的内心世界，是作者批判、讽刺的对象。

《四世同堂》是作家老舍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一部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巨作。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好似一坛陈年老酒，看似平平无奇，细品则回味无穷。作品借助人物描写的视角来体现战争的残酷，通过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让大家从中感受深刻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为读者展现了老北京抗战背景下的众生百态，是一部植根于历史现实的优秀作品。

奋斗一生的生动写照

■胡建厚

书与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由“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朱彦夫口述，张立新代笔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男儿无悔》（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通过主人公朱彦夫讲述自己不凡的人生经历，回答了人为什么而活和怎样活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一富有哲理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是一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

朱彦夫是一位14岁参军，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英勇作战，先后参加过上百次战役战斗，3次立功，10次负伤，动过47次手术的特等伤残军人。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并落下严重残疾；走下战场，他回到家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任党支部书记，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作斗争，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村人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彰显了朱彦夫不向命运屈服、不向困难低头的“钢铁战士”英雄本色。

朱彦夫参加抗美援朝的那段经历让万千读者深受感动。1950年冬天，在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朱彦夫所在连队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顽强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战友的惨烈远超想象。身边的战友一个个都牺牲了，只剩朱彦夫仍然坚守着阵地。一颗炮弹袭来，朱彦夫失去了知觉，他的左眼球被弹片崩出，四肢被严重炸伤。再次醒来时，他已在国内医院昏迷90多天。由于伤势过重，他被截去了四肢，左眼失明。面对严重伤残的躯体，朱彦夫一度动起了轻生的念头。在组织的关心和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他渐渐好了起来，重新拾起了活下去的信心。

回到家乡后，朱彦夫依旧像战士一样与生活斗争。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练习生存技能，终于实现了生活自理，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并被乡亲们推选为村支书。看到家乡贫困落后的景象，他以共产党员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带领乡亲们同贫穷作斗争，修水井、架电线、办教育，硬是凭着超人的意志，让荒山土岭变成绿水青山，让村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他用嘴衔笔、历时7年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新华出版社）。与《男儿无悔》一样，重现了他年轻时的峥嵘岁月。作品一出版便引发强烈反响，万千读者皆被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所打动，对这位革命老前辈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朱彦夫这样说道：“死，对这样一些热血斗士来讲并不可怕，唯独非死非生的煎熬让人望而却步。”他的一生，将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的精神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他不畏生死与敌人浴血奋战，是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脱下军装，他不甘屈服与病魔和贫穷作斗争，是一名不忘初心使命的优秀党员。朱彦夫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这句名言，就是朱彦夫一生的生动写照。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给朱彦夫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生命，于你不止一次，士兵，于你不只是经历。没有屈服长津湖的冰雪，也没有向困苦低头。与自己抗争，向贫穷宣战。一直在战斗，一生都在坚守，人的生命，应当像你这样度过。”朱彦夫奋斗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世人树立了一座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丰碑。



视觉阅读·赶海

冯伟强摄

长征

第5595期